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一月十一日創刊　第二五五八號　今日出版一大張　發行人潘梓年

訂報價目　廣告價目　本報地址　營業部　編輯部　發行部　印刷廠

社論 不讓法西斯贏得和平

法西斯老巢柏林的命運，眼看很快地就要被決定了，全世界人的眼睛注視着柏林，等待着這個在老巢裏結束法西斯命運的日子，這日子，全世界人民血淚成河，實在已經等得太長久了。

但是，在勝利逼人的時候，我們也應該及時的有一個正確的認識，及時的有一種高度的警戒。打垮希特勒希姆萊不一定就是整個法西斯德國的死滅，要從全世界規模的消滅法西斯主義，永遠地防止法西斯武裝侵略的再起，一定要把法西斯老根連根拔起，要消滅法西斯思想，消滅法西斯敗退中埋藏下的「政治地雷」，更緊要的是要剷除和消滅法西斯德國強大的經濟武裝之基礎的卡特爾組織。對殘暴陰毒的法西斯強盜，姑息和憐憫是有害而有罪的。當這條惡獸明白地感到單靠武裝力量不能取勝而注定了要敗亡的時候，它是懂得用別種武器別種面目來維持它的運命，而準備再起的機會的。上旬以來，西線德寇幾乎毫無抵抗地崩潰與投降，他留下了黃金外鈔，留下了巴本、霍亨索倫親王，留下了「政治地雷」的所謂法西斯地下組織，同時也不戰而退地留下了和保存了整個萊茵魯爾區的工業。對於德寇在東線的堅強抵抗與西線的大舉潰退，英國曼乞斯特導報與蘇聯軍事評論家早經指出是一種企圖離間同盟國關係的政治陰謀，而今天，在柏林指日可下，如何處理戰後德國的問題已經迫近眉睫的時候，堅定地主張用團結全民主國人民的力量來根絕法西斯主義根幹，遵照克里米亞會議的決定，「消除或控制可供戰爭生產之用的德國全部工業」，已經是刻不容緩的事了。

不健忘的人們應該記得一九一八年的事情。威廉捧台的時候，德國統治階級的那些融工業家、軍火商、男爵們並不感到恐懼而祇「相與獰笑」，他們失敗于戰爭，但是他們贏得了和平。整個魯爾，整個德國的工業是完整的，通過國際卡特爾的魔手，他們得到休息，他們得到生聚，他們獲得了國外同黨和二重國籍的日耳曼人的掩護與幫助，他們終於復活而更加強大了。於是，當時對德國表示了軟弱和憐憫的人們的下一代兒女，就不能不在二十五年之後在戰場上在家庭裏流血流淚了。歷史的教訓是殘酷的，而希特勒的徒黨，卻正窺伺着這種不記得歷史教訓的人們的姑息與愚蠢。今天，「真理報」觀察家伊薩科夫的論文「危險的關係」，正是一個及時的警號。勝利紛紜之中，國際卡特爾分子正在展開着有力的幕後活動。這是法西斯的最後根基，這是法西斯企圖贏得和平的誘人的香餌。我們要贏得勝利，我們還要真實地贏得和平，我們要用同盟國真誠的團結來粉碎這最後而最大的陰謀，非如此我們的血會等於白流，非如此我們會在短時期內再遭遇可怕的戰爭。

美國國務卿講到國際卡特爾的時候主張「防止他可能發生的壞影響，應該用國際的力量來對付它」，這主張是明智的，我們一定要實現克里米亞會議的決定，解除法西斯的經濟武裝，不讓法西斯侵略戰爭有再起的可能。

聽聽昆明教授們的呼聲
趕快實行真正民主
「既然以民主國家資格出席舊金山會議，我們國內就要趕快實行真正民主！」
「聯合政府是世界不可抗拒的潮流！」

（昆明通訊）在四月六日晚上，雲南大學的一個時事座談會上，曾昭掄教授說道：「我們中國的執政者一聽人提到聯合政府就覺得恐怖異常。其實，現在世界各國——除法西斯的國家而外——那一個不是包括各種抗戰黨派的聯合政府？這是世界的潮流，不可抗拒的潮流！」

這個座談會是雲南大學學生自治會主辦的，參加這個會的人有三千多，情況之熱烈不減於這次以前的任何一次同性質的集會。這次座談的總題目是「舊金山會議與中國」，雲南大學和西南聯大的五位教授被邀出席演講，曾昭掄教授這樣說道：「舊金山會議是克里米亞會議的繼續，我們也以「民主國家」的資格與會，所以我們國內就要趕快實行真民主！」

[illegible]教授以「克里米亞會議與中國民族解放運動」為題，他說，經過克里米亞會議，外來的對於我們民族解放運動的壓力已經消除了，「然而，今天內在的阻撓我們的民族解放的因素還嚴重的存在着。」[illegible]教授沉痛的說：「這就是不民主，不團結。現在距離舊金山會議的日期只有十九天了，如果我們還是等待人家來解放我們，那末可以斷言最後的中國還是不能翻身，而八年來中國人民的血還是白流了。」最後，他着重的指出：「中國如要獨立解放，就非民主團結不可！」

除了[illegible]教授外，還有[illegible]教授，吳晗教授，[illegible]教授說：「出席舊金山會議的國家都是民主國家，但有一國例外。」……

大琉球美軍發動新攻勢
菲律賓美軍佔領巴拉巴克島

（本報綜合報導）大琉球島南線美軍發動了新攻勢，衝着日寇頑強的抵抗，推進了五百到八百碼。大琉球島的四分之三都被美軍佔領了。菲律賓蘇島美軍，佔領了巴拉巴克島。

大琉球島方面：據合眾社關島十九日電：美軍新攻勢是在十九日晨開始的。美軍開始進攻以前，曾由陸海空軍的炮火，進行空前集中的最大規模的轟擊。歸結以後也得到了航艦大砲和飛機的密切配合，日寇憑藉築壘的防禦和洞穴，進行頑強的抵抗。一般預料，在佔領該島首府那霸和以南的三個機場前，必定還有一番大戰。伊江島美軍繼續向家城多以南推進，日寇在這里抵抗則不很強烈。據尼米茲總部公佈，到十二日止，大琉球島日軍陣亡已達九千一百人，美軍的傷亡和失蹤總數則只有七千九百人。

菲律賓方面：據美新聞處馬尼剌二十日電：麥克阿瑟元帥總部發表公報說：美軍已佔領在戰略上很關重要的巴拉巴克島，該島位於巴拉望與婆羅洲之間，而對着南中國海。民答那峨島上美軍於登陸地點向南推進，已佔領柯達巴多和塔塔加。呂宋北部美軍擊退了迎孫被圍日寇的反攻。美軍佔領了馬尼剌灣入口處柯爾幾多附近的加拉巴島。

據美新聞處關島二十日電：美海軍飛機對占守島日本海軍基地進行第二十二日的轟炸。

戰局發展迅速，華府空氣緊張。
杜魯門接見馬歇爾
並和宋代院長會晤，保證盡力援助中國。

（本報綜合報導）就這幾天的情形看來，世界重要性的軍事——政治的重大發展，隨時都有可能發生。華府的一般空氣特別緊張。共著嚴重情形，據說是珍珠港事變以來還沒有過。十九日那天，白宮成了活動的中心，杜魯門總統，一會見軍事領袖，一會見政治領袖，一會又接見許多外國代表。

據美國新聞處華盛頓十九日電：美陸軍參謀總長馬歇爾元帥十九日早晨，曾突然奉召到白宮，和杜魯門總統舉行會商了十五分鐘。馬歇爾元帥會後告訴記者說：「消息多得很，可是不能告訴你們。」有個老練的白宮記者說：「馬歇爾元帥像今天這樣訪問白宮，從前還沒有過呢。」其他在十九日那天會見杜魯門總統的有國務卿斯退丁紐斯，陸長史汀生，海長福萊斯特爾，內政長伊克斯，農業部長[illegible]等人。

杜魯門總統在十九日那天特別接見了就職以來最多的外國外交代表。他接見了英國代理大使、法國外長杜貝爾、菲律賓總統奧斯敏納、法國和土耳其兩國駐美大使。

據中央社華盛頓十九日電：宋代院長於會晤杜魯門總統後向記者說：他感到杜魯門總統對中國有表同情，並保證給予中國以一切可能的援助。宋代院長說：他曾把中國的情勢，特別是嚴重的通貨問題，當面告訴了杜魯門總統。宋代院長不願與各記者討論舊金山會議的問題，對他在舊金山會議的詢問，拒絕說明，只是說他下週就要到舊金山去。

美國拒絕蘇聯要求
對波蘭參加舊金山會議事
美國代表團已結束對頓巴敦橡樹建議案的討論。

（本報綜合報導）舊金山會議再隔幾天就要舉行了。但是，還有一大堆國際問題，一時還無法解決。波蘭問題如此，委任統治問題也如此。

關於波蘭問題：我們昨天說過，蘇聯曾再度提出要求，波蘭臨時政府有權派遣代表參加舊金山會議，這要求，美國又一次拒絕了。據美新聞處華盛頓十九日電：「美國國務院十九日那天曾發表正式聲明，聲明中說：美國國務院曾接到蘇聯照會，說中蘇聯要求，即現在華沙的波蘭臨時政府得派遣代表出席舊金山會議。該照會是聯合國的一員，本有權出席舊金山會議。但美國政府仍抱持如下觀點，就是邀請參加舊金山會議的請柬，只能發給根據克里米亞決定而成立的全國統一的波蘭臨時政府。」另據中央社華盛頓十九日電說：美國雖然拒絕了蘇聯的要求，但美蘇英會談仍可以在莫洛托夫到華府以後……

外，阿根廷和塞大利參加舊金山會議的問題也還沒有解決。

關於委任統治問題：據中央社華盛頓十九日電：五強就委任統治問題舉行初步討論的計劃現已擱置了起來，在舊金山會議前不致舉行關於這方面的討論，但據說，總統和國務卿以及陸海軍部長已在這方面獲得一致意見。美國代表團也會對於委任統治制度上的國際委任統治制度的士的問題討論到附屬領指導原則，不過，避免了作任何可以影響日後處置……

豫西陝縣城郊繼續戰鬥
湘西寶慶以西敵仍進撲

（中央社訊）軍委會四月二十日發表戰訊：

豫西方面：陝縣城南郊區爭奪戰，在繼續激烈進行。陝縣東南三十六里處敵據點附近之[illegible]村鎮，已被我於十八日晚攻克。同日晚，我軍並已攻入陝縣西南二十里之大營市，該市四分之三，已被我三面包圍，正猛烈攻擊中。豫南方面：我軍猛擊向西峽口反撲之敵，十九日擊斃偽敵在三百以上。其由淅川西岸向西峽口以西捲擾之敵，約百人。老河口東北方面：我軍由鄂北向東北追擊敵之猛擊，我軍十八日向李官橋東南十二里處之呂堰附近推進，十九日已攻抵距城六十里之呂堰鎮，並於進展途中，殲滅敵偽部隊，並予以重創。我軍攻入蘇門，北進內部隊，現已攻達李家塝。

湘西方面：寶慶以北資水西岸，我軍繼續向敵攻擊，已獲有重大進展。至十八日晚，敵據西北八十里）田心（寶慶西北六十里）等據點，仍猛攻前進中。寶慶以西約八十里）退挽，向我包圍白馬山附近之敵，經攻擊後，該敵大部已就殲。桃花坪附近敵，經我圍攻，我軍已攻佔桃花江附近戰鬥正殷。零彌西北地區我軍繼續攻擊犯敵。

蘇報強調
日本局勢嚴重

（中央社莫斯科二十日專電）蘇聯報紙續發表關於日本國難局勢。塔斯社消息說，紅星報上發表近三個的論文，說明日本在太平洋的最近局勢，是日本歷史上從來沒有遭遇過的。盟軍解放德國後，可將大兵力移到太平洋戰區，這樣，將更對日本不利。

集體受勛
魯艾等滇緬新勞軍六十八人

（中央社緬北國軍戰地司令部十八日專電）前此勇攻八莫南坎時英勇奮戰的國軍新第一軍官兵，十六人，士兵二十六人，今日在緬北戰役以來舉行的第一次集體受勛典禮中，在孫立人將軍司令部接受美軍頒發的獎章，由中國駐印軍總指揮索爾登將軍，特自其前方總部趕來代表美國政府頒發。

[illegible]特別會上的決定。美國代表團對頓巴敦橡樹會議建議案的討論，已在十八日那天晚上結束，據斯退丁紐斯說，已提出整個一致的意見。美國代表團是否將在舊金山會議上就頓巴敦橡樹計劃提出修正，還看不出有任何跡象。

某政治學家談黃金案
有辱國格難平民憤
走漏消息的罪魁到底是誰
為什麼還不能大膽的發表

（本報訊）據有資格人士稱說：黃金案中各方所最注視的走漏消息者為誰的問題，無論官方任何機構，對此絕對無法公開指明或判定。據深知內幕者談：作為罪魁的[illegible]，是因為找不到「確實」證據云云。

（本報訊）記者訪問某政治學者談黃金案問題，據他說：美國供給我國大量黃金，以供八年抗戰數千萬兵民鉅額所換來，而美國借金予我，即是對助中國制止通貨膨脹，這次竟發生如此大貪污案，不但對於犧牲的數千萬軍民不起，亦且有辱國格。若不重辦要鬧事人員，將貽笑萬邦，亦難平民憤。這種官吏大貪污案若發生在任何民主國家，內閣早該宣告全體辭職了。

（中央社訊）關全案已於昨（二十日）由財政部移送地方法院，地方法院檢察官業經依法開始偵查，另中央信託局儲蓄處處長儲科長等犯人，亦已於十九日由該局送交實驗法院羈押究辦。

編輯部啓事
國立浙江大學全體學生為促進民主憲政宣言，昆明婦女界對目前危局的呼籲，燕京大學全體同學為主張民主團結宣言等都登不出來。

黔省大貪污案暴露
專員縣長合夥盜賣公糧
土匪報復苛政頗有紀律

△貴陽雨絲風片▽

△貴陽的文化活動，似乎比從前活躍得多。沉寂已久的戲劇猛動，已臨桂林留桂欽劇人的「少年遊」一面展開，更有七日舉行的「春之夜會」，這會裏包括了一些音樂節目和活報劇「畫餅充飢」，獨幕劇「兩個老頭和一個女人」。不久更有民眾劇團將演「女人女人」「春寒」。沒劇四隊也已由百色趕回貴陽，將為貴陽的晚春增上一些景色。民教館在寂寂的山城裡，舉行了一年會經常舉行音樂晚會的。青年發展家們舉行了一次畫展，在簡單的二百多幅畫片裡，帶來了流散到的鄉村和門口，對着[illegible]上的呻吟悲泣以及賣戶的肉香和暴屍的腐臭氣息。

△轟動久已，秘聞不宜本省空前貪污巨案，終於發表了。第二區督察專員張策安，前長審判時記者不能旁聽的，[illegible]平縣長劉鍾良，縣田管處副處長范文藻，及城區征收處主任張錦標攻破平縣城事變後，該報私失盜賣三十二年度節餘公糧一千五百八十五市石，除范文藻逃走外，其餘都已拿獲，由貴陽地方法院提起公訴，在法院下九許在七月公開審判。此案的起訴書長達千萬言『犯罪證據』一段內有記載：『查楊錫湖綏靖邊民國三十三年四月十六日匪六日此股攻平縣城，其當在報復該苦花文藻苛征暴斂，愛有並不刼奪公款，故楊匪進城時頗有紀律，業經被害劉鍾良當面陳述感慨……』全貴陽的人們聽到一看此案的發落，有如一齣最熱鬧的戲曲。

△發洋財之風，吹到了貴陽。美金比法幣要容易賺。美軍司令部供應處需要大批鄉工者力，因為待遇之高，已同中國銀行官兒們相等。失業的又如此多，所以想進去的人特別多。但跨進「跑包運」（美司令部）不是容易事，卑[illegible]過去的翻譯和工目們已經聯起一道鐵壁，像堵水般堵住了成千的工人們，要進入這道關隘，只有用「錢」，「錢」就是以大的力量。按工們得了得到一張「派司」，除花一萬元以上，最低的小工也非七千不辦。難民們在困苦中賣去了僅有的衣衫和被具，湊齊數目跑去買一個飯碗。這個飯碗的問題們三天內就是十萬百萬的富翁。也有花了錢仍舊找不到「派司」的，那只有對自己的命運不好而回家和老婆相對哭泣了。一天一個工頭不能在預定時間找齊人數，但軍人事股嚴員問道：「並不是他們的七千元還未曾交給你？」聽說有三位建築師的同胞已經坐了「洋牢」。」（C）

監察院糾舉陝建廳
濫搜農棉擾害地方

（中央社訊）監察院近據監察委員監駐糾舉陝西建設廳強事搜查農棉一案，糾舉書中說：「自[illegible]陝西棉價大漲，政府仍規定一萬八千四百元[illegible]百斤官價三萬餘元，實僅只規定一萬八千四百元，日來沿戶搜查，沒收治罪，民情惶慌，秩序紊亂，執權特勢，流弊甚多。又報載：陝西建設廳自三月十六日起，普遍搜查，凡農家餘之棉花，即以囤積居奇論罪。查陝西農民種棉，平時皆以餘棉作為家存備，或以自給，或以用於手工業之生產（即土布）登得以農民一年辛苦之收穫，加以囤積居奇之罪名。」又監察院監察委員錢智修、毛昶熙提劾中國茶葉公司董事長鄒琳，協理朱義農等廢弛職務，違法犯罪等。

拉壯丁的故事
一條線上言語拿順
新婚夫婦頓成新鬼

◇金堂清明鄉第八保某姓的兒子在三月廿三日結婚，當天上午該保的保長率同甲長保隊丁等去拉新郎作壯丁，新娘着了急，拿起刀就砍保長，保長當即開槍，新郎聽見到環情急，更加發和猛發人拚命，甲長又開槍，新娘當時也被打死。這時在旁的送親的人找到了一把腰刀，又把那個甲長砍死。這件案子，到現在還沒有了結。

◇上月底忠縣石寶鄉第三保保長率同保隊丁等出去拉丁，捕住一隻上行的船，搶故盤問，鄉公所知道擺渡點正是歸管區到縣城去接收了壯丁來的。當時發生衝突，一個保丁給打破了腦殼，還給拉了一個去綁在桅桿上。後來桿上的人上去交涉，說明「彼此都是一條線上的人」，官話拿順，這才周虎了事。

◇萬縣某鄉派了五個人出去拉丁，被拉的人大家聚起來抵抗，結果被拉的打死一人，拉人的人拿槍打死了○（失名）

△雙流地痞李榮章，串幹賣壯丁的勾當，近來派了大批黨羽到成都鬧拉，新南門外布廠工友宋治明等三位。先後被李的同黨騙到雙流，行李被沒收了之後賣與金業熔鑄長彭子瓏，現在被害人的家屬，正在設法營救。

東南西北。

嘉陵江八家煤礦公司
呼籲合理調整官價
至少要增加百分之一百二十，才能勉強維持生產。

（本報訊）嘉陵江區寶源、天府、全濟、三才生、建川，江合，東林，和平八煤礦公司昨（二十）午招待各報記者，報告各公司近來業務困難情形。據說：目前最大困難即限價與成本相差太遠，雖經煤礦公會及中國工業協會多次呼籲，但政府一概置若罔聞。照目前情形，官價至少要增加百分之二百二十，才勉強可以維持。如果仍不能得到合理調整，各礦採依據成本決五月一日向用戶暫借週轉金，以資維持，否則各公司勢將陷於停頓狀態。

敵偽魔影

[illegible]一案，經監察委員巴文峻，程公任、朱宗良審查成立，移付中央公務員懲戒委員會依法懲辦，並以嫌疑人李宗初，朱冀翼均有刑事嫌疑，應即移送該管法院依法辦理。

▲華北偽聯組「統一救國聯盟」

△皖北某地九日電：千餘組，華北偽組織的新民會和東亞聯盟附團體將解散，改組為「統一救國聯盟」，約五月可實現。

▲偽滬偽儲備銀行被炸

△屯溪廿日電：據訊，外滬偽中央儲備銀行內日前發現定時炸彈爆炸，損失不詳。

▲敵門頭溝軍官被人刺殺

△軍息：敵駐廣門海敵武官宿指揮部長藤山蘭，於四月四日上午九時二十分，與隨員自狗窩路富所乘車外出，行經得爾正街六十五號門前，突為我壯士開槍狙擊，藤山與隨員當場斃命。

浙大近事

★副食費和救濟問題，文藝到政府的老法子——一「拖」再「拖」，竟然拖了四天課，結果，仍不得要領，但湄潭和永興分部仍在堅決的要求，沒有上課。

★四月九日紀念音樂節，浙大實驗合唱團的音樂會，洋歌比以前少了，唱「八百壯士」唱「旗正飄飄」，快團結，奮起，奮起，團結……之聲，嘹徹雲霄。

★雙索教授失蹤了，大家都十分的關切，自治會打了電報給重慶浙大校友會和復旦大學自治會，請設法營救。近有人提議舉行「費先生債金合」。

★文工會所散郭沫若先生被逐，此出路到這消息，接許多人都為郭氏抱「出路」，有人在壁報上寫文，題為「歡迎郭沫若先生到浙大來」

★外部局近來作文學院翻譯官：浙大考取五十九人。荣莘荣會等遊「白熱化」，有人數給議員「白熱化」……

★此間把復大三百多學生的所謂「民主」宣言，與「北碚一戀大學生」宣言，「維護人格」立宣言」之在一起，寫着「重慶的名字提倡出來許多對重慶的名字提倡，淡地圖上交叉的鐵路，相映成趣。四、十（西）

簡訊

△國民參政會駐會委員會，二十日上午九時舉行第十五次會議，聽取政府司法行政部施政報告，並通過關於修理兵役的建議案，出席主席團張伯苓、黃炎德憲、王世杰、江庸、參政員錢公來、許德珩、黃炎培、陳博生、李永新、江一平、陳嘉庚、左舜生、李中襄、許孝炎、陳博生、吳衡之、王雲五、邵從恩力子、胡秋原，由張伯苓主席。

△東約十九日合眾電：美第三艦隊司令海爾賽在阿爾巴尼亞的演說，對於日軍「深切的痛恨」，說我們在瓜達康納爾，已殊有勝利。

△財政部命令各省行政院，前行政區劃主管機關日用品嚴禁法予以嚴止。

美蘇兩軍傳已會師

西線美軍進入漢堡

東線蘇軍向布拉格推進

波第二軍佔領羅森堡城

（本報綜合報導）蘇軍的攻勢終於宣佈了，合衆社和路透社都已經宣佈了蘇軍對柏林的新攻勢。合衆社據莫斯科的電訊稱：「柏林的一份特稿，蘇軍的公報僅是那樣的審慎，只是說：佔領……的戰事，已經進行了三天。」

東線

關於蘇軍進攻柏林的進展情形，德國方面的報導透露得更多。據倫敦十九日合衆社電：

佔領烏來森，向柏林外圍以東十哩的斯特勞斯堡進攻

……並以東十六哩的斯特勞斯堡為中心……另外德方的消息說：蘇軍已經在法蘭克福——屈斯特林之線……蘇軍已經佔領了陳勞，法蘭克福德軍已經撤退……

正在德勞以西的雷圖路行動。

尼西河方面：蘇軍自南面包圍柏林，以與美軍從取聯系，德方傳蘇軍威脅德累斯頓……在科特布斯以南，蘇軍已佔領斯普里河的橋頭，並向芬斯特瓦爾德……

巴登之間，蘇軍發動新攻勢。尼西河之戰，**波第二軍**也參加，**佔領**柏林東南九十三哩的**羅森堡**。

另外，在柏林東北，德方說：蘇軍已完成準備，……德方對柏林之戰感到恐慌不安，說：蘇軍使用前所未有的人力和物資作戰，在進……由於蘇軍的深入，德方軍事形勢惡劣。德國中央後備隊的一部份，已參加柏林……

波蘭臨時政府宣佈了這件事情。

捷克境內：據美新聞處倫敦十九日電：蘇方公報說，蘇軍沿着西里西亞地的二十八英里……

西線

（本報綜合報導）西線美軍十九日已經……

漢堡已被英軍攻入

漢堡和布萊梅方面：據倫敦十九日路透電……

馬德堡方面：……

萊比錫方面：美軍十九日**攻陷萊比錫**……

紐倫堡方面：……

魯爾區方面：……

捷克方面：……

法國西南：……

邱吉爾指斥德寇暴行

英美蘇將發表聲明

搜集德軍暴行目擊證據

英議會代表團即日出發

（中央社倫敦十九日路透電）邱吉爾首相今天在下院說：英美蘇三國所負「……」的責任……

這是「危險關係」

德國工業界和金融界

展開幕後活動

德寇正在利用國際卡特爾隱藏財產，企圖死灰復燃。

真理報提出警告

（塔斯社莫斯科十九日電）「危險的關係」是真理報……

歐洲長夜將成過去

（中央社倫敦十九日路透電）……「歐洲長夜將成過去了」……

蘇玻兩國建立外交關係

（塔斯社莫斯科二十日電）蘇聯政府與玻利維亞共和國政府……

南斯拉夫軍隊登陸克爾克島

（中央社倫敦十九日路透電）南斯拉夫新聞……

明日起展覽

黃金山會議圖片

（中央社訊）……

關於「舒舍予」

（中央社訊）……

美布將速來華

助我解決……

（中央社訊）……

美陸長史汀生

談打擊德國

（中央社……十九日電）美陸長史汀生……

特務頭希姆萊

赴布來梅

（中央社……）……

國際零訊

△……

△……

國際述評

向前，向前，永遠向前

——自四月七日至二十日——

于懷

十二年如一日

好像是晴天霹靂：四月十二日下午四時三十五分美……

他的右手

……

他的左手

……

向前，向前，永遠向前

……

當心「政治地雷」

姜添

當德國匪軍在西線敗退的時候留下一個口號：「在撤退之處，埋下政治地雷」。法西斯的「政治地雷」，揣其用意大概是埋藏在盟軍不注意之處的法西斯爪子吧，希特勒和才埋藏之流的確是準備好的，他把法西斯思想埋藏在俘虜中間，投降的平民中間，甚至於所謂「反希特勒分子」中間，然後，慢慢的來進行傳佈擴從，離間盟國團結，破壞和平，準備第三次法西斯戰爭的工作，這種「地雷」是掩埋得很好的，是「長時性」地雷，是有傳染性的法西斯毒菌，在勝利得很快的時候，這是值得大家警惕的事情。報紙上不已經報導過，德國「老百姓」投降之後都很「恭順」嗎？我們說，對這些「恭順」的傢伙更要特別警惕！蘇聯紅軍的一位隨軍記者說過，全德國是一個有組織的龐大的強盜窩，每一家庭裏都有賊贓，也許連每一個女人和小孩身上都穿戴從歐洲和平的人民身上（乃至他們的屍體上）剝下來的衣服。有的卑怯地舉起了白旗，有的恭敬地賠着笑臉，可是這些傢伙都是有爆發性的地雷！

希特勒埋地雷的方法是多樣而巧妙的，有的埋設在國內，有的偷運到國外，也甚至於還會搞出幾個特別危險的大地雷，讓你「拼命」過去，來一次臨時性的爆炸，親王也好，大使也好，甚至「從集中營裏逃出來的反戰分子」也好，我們要仔細檢視一下，拔掉它的信管撞針，按照懲治戰爭罪犯的辦法來處理，決計不能有絲毫憐憫之心，更不可有絲毫「利用之念」。

同時，更重要的一點，是這種發掘地雷的工作要徹底，要普遍。希特勒的政治地雷不僅埋在西線戰場上，而且還埋在佛朗哥統治下的西班牙、阿根廷，乃至全世界有法西斯活動的各地。這些地雷，今天也許已經披上了「民主」的外衣，也許已經搖身一變而竟成了反法西斯的「鬥士」，也許已經混在慶祝勝利之行列中了，不澈底清除這些，世界是不可能有和平的日子的。所以我們說：肅清法西斯毒菌，比打垮希特勒還要艱難，還要有決心，還要有耐性！

「我們是出征家屬呀！」

——後方寫實——

戈爾

周大嫂脈脈地放下了正在釘着扣子的棉軍服，用冷僵了的手去撥弄結了燈花的桐油燈，燈火突地亮了一下，爆出幾顆火星，這些火星大都爆在鄰床蓋了么娃子的烏黑而又滿處是洞眼的破棉被上。

慢慢地移動盤坐麻了的脚，揭開了那張黏在竹篾「牆」上的破報紙，她的眼睛緊貼着留神地看那外面——

「河對面兵工廠的燈已熄了『大陣』，該是叫孩子起來的時候了？」這陣苦痛的心情擊打着她的心。

風在尖叫，寧靜的漆黑深沉着。

她車轉身，眼光落在鄰鋪了么娃子的破棉被上，孩子怕冷，連腦殼也蓋沒了，周大嫂像偷兒似的，慢着脚步去揭開孩子蓋着的被頭，孩子的臉容顯出像在思索，又像是隨口吵出的：「十塊錢，後拜了！……」

媽留神地撫着孩子的步話，可是終歸子又打消了……

「么娃子——」她忍心地叫着，「起來，去守夜哪！」

孩子睜大了眼，盯着他的媽媽，他把觀察的事來了：——

他才在碼頭上搬完了包包回來，剛想從口袋掏出錢來；這時候，陳甲長已經閃進來半邊身子，他那健像鷄子一樣的眼睛，一牢地，貪饞的盯着他的媽媽。

「周大嫂」，陳甲長在笑，「今天是你家守夜啊！」

媽媽低着頭，他趕忙把那些票子塞進口袋裏。

「坐坐……陳甲長……」媽媽不會抬起頭來，「我們是出征家屬，我們又沒有壯丁，不去，成不成？」

「不成，你的么娃子可以去呀！你不去，他不去，那一個去呀！」陳甲長笑笑了，笑得露那付黃焦焦的煙牙，全部露在外面了。

「不過，……不去也[illegible]……請人代守，就是了！」

么娃子一面想着，一面鑽出了溫暖的被窩。當他對媽媽說：「我要哪，媽！」的時候，周大嫂想在他那件單薄的破棉襖上蓋上一件接來釘扣子的棉軍衣。「要是弄髒了，弄破了，怎樣交貨？」這樣一想，只好把那件棉軍服從她的手裏滑了下來。

跟么娃子一路在路口守夜的，有陳保金，和一個由陳甲長用了一百五十元錢雇來的討飯的伍樹臣。

他們是輪班的，一個人守一支香的時間，第一個是陳保金，最後才是么娃子。

雨在落着，北風擠着。么娃子的脚冷得麻木了。他打着寒戰，閉起眼，他演心着陳保金的細密話和伍樹臣講的討飯的趣事。

天還不曾亮，鷄子已經在這邊的角落裏啼唱了！

皮鞋的喀喀聲，又在街上響起。

「什麼人」？么娃子嚇着。

在火把的光亮裏，陳甲長跟大那健睡意很濃的眼睛盯了一下么娃子。周圍浮上了陳甲長心頭，「她的孩子在守夜，這正是一個好的時候哪！」他的脚在泥滑的路上加快了起來。

「誰哪？誰哪？」周[illegible]勁。

「我，我……」聽得出來是陳甲長的聲音。

等到周大嫂的脚踩到冰冷的地下時，陳甲長已經擠進來半邊身子了。……

天已經亮了！雨還在落着，風更有勁的吹着。

饑饉與渴望

落松

太陽已落西山，我一個人步入淪陷區的××鎮。一路上，幾乎看不到人。偶然有人時，也只能算是一個影子——那些人從這門出，向那家進，像有什麼嚴重而要緊的事情似的，一瞬就不見了。

街上是一片荒涼，的鋪都「關門大吉」了。有的甚至把磚頭石片堵住了門。偶然碰上幾家像是開着門的，會要上邊可以發現貼了好幾年的「財源茂盛」、「生意興隆」、「生財有道」之類的褪了色的破爛舊對聯，但這封建意識成為一個悽涼的對照了。

「生不起、活不起、死不起！」這是在敵人壓迫下人民的深長的嘆息，這個簡單的三句話裏，包含着多少的血淚！

「保長當淨房，鄉長開銀行，老百姓吃不上大米窩窩實在窮！」這是對漢奸走狗們的控訴。

沼吧，有多天吃麩樹葉的，灌鬥玉的村（按：在北平西南角），作為他們的在清晨吃上兩個窩窩頭，因的是多天，既無菜葉，又無樹葉，許多人只好把松樹的枝葉摘下來做飯。……

更有年老人挨餓受飢的：有一個教了四十多年私塾的老塾師，是一個七十多歲老翁名周文林的，這位先生現在靠教幾個小孩過活，但所得的報酬，只是每個學生早晨上學時，帶來的一個高粱面窩窩，這也就是老先生唯一的食糧，但是這一個冬天，學生都因為出不起這個窩窩而輟學了，於是這位老教師也只好煮食松樹的枝葉了。……

得無法的人，在得頭餓孝女人的孩子抓手謀的食物。這種情形，使得北平街上的食物攤不得不防備起來。所以在北平街上的食物攤，都用鐵絲網罩起，但仍無法防止飢餓難吃的，他就走到吃食攤上裝做顧客，但「吃飽」無聊了（以上材料摘錄北新報社會調查）

這類在人民的飢餓中的小事情，卻遭漢奸報紙當作「趣聞」炫耀的風也不少，附寫這麼一件吧。

在某某鎮上，漢奸們為了慶祝自己的升官發財，唱了三天戲。有一個戲子唱口不好，做作也差，看戲的一個漢奸看得厭煩了，就叫台上從的向台上丟一個銅圓。他的意思，是想叫那個戲子，趕快回後台。大概是因一個戲子，實在是餓得發慌了，趕快檢起銅圓來，當台就吞嚥起來。這引起漢奸們禁死的大笑了，但更多的人在那裏嘲口沫，還覺得這個戲子是「幸運」的呢。還好像是一個笑柄，但只有沒良心的人，才會把它當作只是一個笑話的！

七八年了，我們的同胞早已不能忍受了。他們在飢餓中熬活着，等着的人們。一九四一年冬，我跟着隊伍經過這個勝路，來到一個村莊休息，這村子約有二三百口人家，充一條寬闊的街道，我們剛到時沒見什麼，但是不一會，老百姓都來了，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像喜慶天氣的歡騰，把「良民證」掀起來了。

當我們動身走時，他們都圍上來問：「什麼時候再來啊？」這聲音我們永遠不會忘記的。

當我們走遠了時，回頭還望得見，他們站在村口，向我們……

淪陷區散記

瞎子見到光亮了

華明

天快黑的時候，又下起雨來了。李老婆停止了紡紗，把棉捲掛在輪架子上，隨手拾去了身上的棉絮，就開開了窯門，想去撿些柴片來做點夜飯。當她的小脚片剛跨出門檻突然看到在不遠的街頭有一個人滑倒在泥濘的路上，正艱難的爬滾着，滿身滾滿了泥巴。再一看，那個人身上穿的衣服，破爛得簡直遮身子都遮不住了，濕淋淋的掛在身子上，兩隻瘦骨棱棱的膀子，完全露出在外面；一尺多長的頭髮，蓬亂的披散在臉上。

李老婆簡直楞住了，在邊區怎麼還會有這樣的窮漢呢?!她兀是想不通，呆呆的依在門框上望着。她看到那個人，手持着一根六道木的拐杖，東扒西摸的正向着這邊走過來。離近了一瞧，她發現這個人是一個瞎子，臉色倒是壯實的，年紀卻還只三十光景。李老婆忍不住提高了嗓子，向那個人問道：

「你作啥哩!?」

瞎子聽到有人叫他，就昂起了頭，用兩隻失去了光彩的灰白眼，盯着李老婆這方答道：

「老太太，請賞我一碗稀飯喝喝吧！」

自從革命後，快十年了，李老婆從沒聽到過求乞的聲音，她只覺得奇怪了，忙問道：

「你作甚要吃飯，你是哪哩人？」

「唉，話長呀！」他慢慢摸到李老婆身邊：「我……，我是家破人亡了呀！」說着，一顆顆的淚珠，從那雙已經瞎了的[illegible]

「進窯去坐着，吃了飯再說。」

李老婆把瞎子接到屋子裡，先生起火來，給他烤乾身上的衣服，自已就到灶頭去做飯。那個瞎子就在火盆旁邊，訴說着他的悲痛的身世。

★

他叫任學邦，是甘肅正寧縣扁川鄉人，家道本是不錯的啊。一九四一年四月，在一個沒有月亮的半夜裡，他家的門被撞開了，就這樣，他被強迫着離開了他的家鄉，當他的手，被反綁着押走時，他的妻子在背後號啕的哭喊着。不到兩個月，他在隊伍裡喪失了他的眼睛。當他因此被釋放出營門，回到家裡時，他的妻子已經自盡了，他的田地，也被保長拿去了。……

任學邦，只得持着他的拐杖，到處要吃，三個月啊，直似過了三十年一樣，他老了。有一天，在一個村子上，他聽到了邊區，終於，他走到了邊區地了。

★

現在任學邦的衣服已經烤乾，但是他的臉上卻濕透了一大塊，他抽搐着，嗚咽的喘息着：

「苦命人的事是說不完的啊！……我這一生算是完了！」

「唉Ａ，你這年輕啊，我老婆子五十七歲了，還覺得太哩。」李老婆安慰着他：「兩窮到了咱邊區就碰到了你自己的家，先在咱家裡生着，明兒我給你去找鄉長，安置你。」

「鄉長!?」任學邦驟然聽這兩個字驚住了，李老婆趕忙解說道：

「不怕，咱邊區的鄉長一滿是為衆人辦事哩，邊區政府有條規，要救濟難民哩！」

「瞎了眼的人是沒法活了啊！」

「起來的，我給你上合作社去賒上一部紡車來，教你紡線線。」

★

任學邦在李老婆家已經住了二十天了，李老婆把自已兒子的一套藍布褂給他換上，鄉政府又發了二斗救濟米給他。他和李老婆搭夥吃飯，每天，當雄鷄喔喔叫三遍時，他就從炕上爬起來，李老婆拉着風箱在灶上做早飯，任學邦就嗚嗚的紡起紗來。他的頭髮已經修理整齊了，兩眼角邊，也添上了笑紋，他搖着紡車輪子，輕輕的對李老婆說：「瞎子見到光亮了，咱這一輩子要在邊區生下去哩！」

邊區新話

團結

第一二五期 卅四年四月二十一日

到農村去的路

甘英

關於知識分子與勞動農民結合的問題，已經有了好些討論，而且已經有了許多立志為人民服務的優秀分子接受了這個號召，準備離開並不能求得實際知識的課堂，割斷了私生活方面種種牽掛，毅然去尋求深入農村的道路。雖然這只是一個開始，但無疑，這是一個可喜的現象。

但是，由思想的醞釀轉到實際行動的時候，必然會發生若干實際問題，下鄉也不是例外。我們已經直接或間接聽得一些朋友的意見，他們已經遭遇了不同的困難。他們覺得，如果那些困難不解決，就很難達到深入農村的目的；即或到了農村，也搞不好，搞不久，也無濟於事。對的，而問題既然發生了或將要發生了，我們就必須想辦法。這一次，我想先提出其中比較嚴重的一個——如何到農村去——來談一談。

要解決這個問題，先決條件還是把思想弄通，只有在透澈地理解了任務的莊嚴偉大，下了苦幹的決心之後，才能夠去挖空心思找門路，想辦法，並且力求達到目的。有了認識，有了決心，就有勇氣去克服任何困難。

下鄉的[illegible]不是空想出的，只能從自己可能的實際條件出發。如果我自己的家是在農村，那就首先要問，那裡是不是可以回去，應該回去？平常我們總以為只有進城市或出遠門才有出路，以致忽略了自己的家庭關係和親族關係。如今就應該把道理認清，只有農村才是我們真正出路的正確方向，而各地的農村都是需要去工作的，自己的家鄉也不能例外。那麼是不是應該好好地把過去忽略了的關係予以調整而運用起來呢？也許家人或地方人士會說：某人在外面吃不開，回家了。[illegible]

[illegible]

是否一定要回本鄉去呢？如在旁的鄉村，只要有親戚，有朋友，有同學，有老師，有老同事，都是可以去的。以前我們總以為這些關係是沒有什麼用的，所以也沒有想到去那裏找事做的問題，許多很好的關係也放棄了，不去運用。還有一種想法，阻礙我們利用這些關係，以為平素來往不夠密切，所以今天就「不好意思」去和他們來往。怎樣才是「不好意思」呢？只要目的光明正大，真是去為人民服務，無私心雜念，有什麼不好意思呢？如果你存這種顧慮的話，就會影響我們為人民服務的偉大工作。況且，這些朋友在鄉下必很看重去工作的人們。

要是我不出什麼可以拉扯的關係，譬如人生面不熟的外省人，那又要如何辦才好呢？我想，總不會沒有法子想吧。譬如資助或興辦的各種業務機關，合作社，農貸機關，訓練班，農業推廣所，農業改進所，銀行錢莊的[illegible]行或私人的事業處，[illegible]往往需要招收新的人員，我們可以直接投考或託熟人介紹。我這只是隨便舉例，只要留心，自會有所發現。至於這種機關，往往是補導的官樣文章，但為了人民的事業，任何委曲我們都要下決心忍受。有時候，只要自己態度正確，也並不是不能學習一些東西的，譬如技術和業務知識，不但為我們做某些工作所必需，而且對人民大衆很有用處。

萬一既無任何關係，又沒有找到其他的下鄉機會（即如前面所說的投考），還有沒有辦法？我想，辦法總還有一些的，但一時不想提出，因為許多，有些又限於某種「一定的條件」，一般地提出來不一定可用，所以只有在有機會的時候，打算。大約具備的[illegible]可用而自己條件然會[illegible]的。不過，萬一有些朋友自己[illegible]「下不去」的話，我[illegible]有無辦法中的一個辦法，就是[illegible]可以稍稍逐步接近法。首先找人介紹到小城去工作，等到日子久了，人緣多了，地方熟了，然後到鄉鎮或[illegible]的農村去。但這是無辦法中的一個辦法，只要有路子可以下鄉，總還是以直接下鄉為是。萬一不得已而先在城裡停了下來，也決不可忘掉初衷，還是應該與農村人民接近，向他們學習，替他們做事，研究他們的生活，他們的問題。[illegible]一有路子可找[illegible]，只要[illegible]就要抓住，達到原來的目的。所以在不得已之中如果要在城[illegible]一下，也這為了要[illegible]的總，絕不是為了貪戀都市[illegible]，決不可以此為一種路口而仍然留戀城市，終於不得走。

總之，有了認識，下了決心，能吃苦，能耐勞，像為人作傭工，當小販，背包袱行醫，種種「卑微小事」，尚且可做，何況找他們？因此，我敢說，當我們把問題想通之後，必能發現許多以前所沒有想到或見到的路子。問題是在於自己是否能主動地積極地[illegible]除荊棘，打通障礙，從似乎無路可通之中開出一條路來。若是沒有這種精神，只是等候別人來想辦法，則即便[illegible]提出了什麼的辦法，自己能不能靈活地運用，還是一個問題。我相信，大多數有志為農村勞動人民服務的朋友們，無論是已經下鄉或正在準備下鄉，都是富有創造精神和能力的，只是因為缺乏經驗[illegible]這種精神和能力的發揮。所以[illegible]和發揮；實際上，現在還只是一個開頭，誰也談不上有豐富的經驗，從前的經驗，也不完全適用於此時此地。經驗正有待於朋友們的親自創造和發展。我此時討論一些原則上的提示，運用之妙，還是靠各人自己在具體情況中去實踐，也許還有些意見是并不切合實際的，須得在實踐中予以改正和補充。因此，我們不但不自以為有很多經驗可以貢獻，并且還在迫切地期望朋友們在工作中都積累創造新的方式和方法，一一告訴我們，讓我們交換心得，研究出更切實高明的東西來，為了人民的利益，這是完全必要的。

致友人書

——敍自己在農村中的學習——

邵煤

承你關心我在鄉下的學習情形，并說什麼「定有許多經驗可告」的話，令我慚愧無地。我在這裡已經過了兩三年了，照理應該學習了許多東西，但是在今日回答你的[illegible]，我卻只能從反面提出一些失敗的經驗。不過，我想這也不是沒有意義的。

[illegible]的這地方是一個私立初[illegible]學，設在離城十五里的一個場上。我初來的時候，除了介紹人老×外，一個人也不識，就只××先生也把我當熟人看，因為他讀過我在報上發表的幾首詩，知道我。因此，我首先覺得乏味的是可與交談的人不多。一般同事，以及場上的居民，氣味都差不多，都喜歡談些包谷早麥的收成和交易情形，什麼大爺買了多少地，佔了多少便宜，什麼縣壯做了幾筆大生意，賺進了多少，什麼地方有六七十家一夜被搶光，連小孩尿片片也搜去了，什麼人家給保長逼得男人跳河，老婆發瘋……諸如此類，零零碎碎，系統毫無。我平素看慣了有節分明的，覺得非常無聊。我很想找他們談談國際關係問題，或中國社會經濟機構問題，或相對論與絕對真理問題，很少有人願意理會。關於文藝問題與寫作，倒有好幾位高興和我談談。我覺得氣悶，只好把大部份的公餘時間拿來閉戶讀書，讀我帶來的「社會發展史綱」和「中國社會經濟史」。可是讀不了好久，因為我不許同道的人吹談，自己所懂得的（我實并沒有懂得）沒有用武之地，人家所關心的所要知道的，我又搞不明白，於是我越發覺[illegible]

[illegible]開始覺得，場上的百姓和我校中師生們所談論所遭遇的種種事情，如果用心把它們記下來，加以比較，分析與綜合，不是很有用的知識嗎？如果我懂得那些事情和問題，對於口頭上掛起的「中國社會」不是會知道得更親切更完全嗎？我又想到，我雖然曾以「為大衆謀利益」自勉人，實則「口惠而實不至」，并沒有抓住任何一個機會做一點事，大概部份地是由於我忽略了那些實際知識之故。

後來我想到了這句名言：「世界上的知識，只有兩門，一門叫做生產鬥爭的知識，一門叫做階級鬥爭的知識，民族鬥爭知識也包括在裡面。」這句話使我思索了一陣。照這樣說來，我所學的那一套到底是什麼知識呢？我身處農村，接觸的是農村中人（照理說應該如此，實際卻并未真正接觸），但我的「知識」并沒有發生什麼作用，也沒有設法從他們那裏學得一點東西。難道我讀書只是為了圖取薪水和找人吹談嗎？本來我是希望做研究工作，希望在理論方面下一番工夫。我羨慕馬克思、恩格斯等人的博學，每每為我找不到一個做研究工作的地方，我就見我的一位老師（教物理的）早就把書籍和儀器拋棄掉，跑到江[illegible]

[illegible]中工作去了。社會上各種迫切的問題使我的良心不能安於「營啥生活」（主要的當然還是過不成那種生活）。我剛到這鄉下來教書，原來是打算又要讀書，又要工作。結果卻是工作只限於講課改文，讀書則汎濫無味，沒有實效。

有一次，我忽然想起，「黎風文獻」上說馬克思參加了革命運動，又研究了商品。商品是什麼東西呢？不光是書上的什麼道理嗎？不光，它是社會上實實在在的一種最普遍的東西。馬克思如果不從實際生活中的問題出發，大概永遠只能在黑格爾的陰影中嘆氣吧，以恩格斯的理論是怎麼樣起來的呢？他豈不是實地研究了英國工人的生活，寫出了「英國工人階級狀況」麼？列寧有一天不研究現實的社會現象麼？

老兄，我現在必須向你申明，你并不苦笑我能完成一部類似「英國工人階級狀況」的書（當然，如果可能的話我也不必過於遜謝，一笑。）但是，我想：如果要提高理論水準，總得從具體的實際的工作出發，確是無可懷疑的。以前我沒有明白這個道理，所以讀來讀去，沒有讀通。此外，還有一件重要的事，是必須搞明白的。我們學習是為了什麼呢？我們之中當然沒有人會說「為學習而學習」。學習自有其本身的目的的。我們都能說，應該為中國革命而學習。不過單是這麼答覆了，并不一定能把問題解決。新民主主義論上說：「中國革命的主要力量是農民」。那麼，遠我住在鄉村的人們，不向農民[illegible]，不把農村作為研究對象，不[illegible]及羣衆虛心學習，「為中國革命而學習」不是成了空談麼？世界上難道有與羣衆利益分了家的「革命」麼？可見如果我們不關心羣衆利益，不研究羣衆的各項具體問題，不為羣衆服務，[illegible]就不可能學習什麼真正[illegible]

我現在雖不打算著一部類似「英國工人階級狀況」的書，我卻決心照這種方式去學習。我打算着眼於農村中政治經濟文化各項重要問題，搜集種種活生生的有關的材料，報紙雜誌上所有的與此有關的材料，根據自己的經驗（當然，自己必須用一切可能去隨時為人民服務），加以研究。果凡鄉鎮保甲政治，會門，兵役，物價，地租，地價，地權，高利貸，糧政，生產情況，消費情況，工商業情況，教育情況，婦女生活，風俗習慣，都準備隨時留心，求能了解今日在農村中到底存在了些什麼問題，它們嚴重到了什麼程度。從這種知識出發再去研究書本上所告訴我們的理論，然後才有真知灼見。有了充足的經驗和實際知識，只要能繼續前進，必能把理論水準提高，而更重大更艱難的工作也就不怕不能擔任了。

你要我談「經驗」，我實在沒有什麼經驗，所能說的只是我曾如何使學習與工作脫了節，如何忽略了應做的工作，以及如何發現了自己的錯誤。我希望你不吝賜教。你對於研究工作是很有心得的，請你寫點東西讀讀我們有所借鏡，如何？

附帶還有點意思。我發現我過去太愛書籍，每到一個地方必帶大批的書去，實在是一種病態。書帶多了不但成為物質上的累贅，而且是精神上的累贅。心中老是掛念書本，只要有空（其實不應該有空）就要翻書本，并且不為環境守一本書，總愛東翻西讀。現在我改了辦法，身邊除必要的工具書及新出刊物外，只放一本書——與工作有聯繫的書，根據自己的以及許多窮人的經驗，一本書又一本書，一個問題又一個問題，透澈地研究下去，這是最靠得住的辦法。這意見是否對？也希望你指教。

四月一日